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墓誌銘一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正誼先生雍公墓誌銘

公固百煉之鋼千大之特也此誌亦百千不磨乎子長謂因人立言明莫謂聰旁知人而若與載筆而中

公諱泰字世隆別號正誼菴陝西咸寧縣常寧里人也先應天句容縣人高祖太居生子安洪武初子安從戎西伐編今籍生清清生鑑字明甫號逸齋封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配王氏封孺人頗育夜夢神授白蓮一莖日生公孩孺即敦敏不譁八年而事塾

師輒越諸兒十三年選升府學十九年鄉舉成化己丑進士明年出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數百畝頃先尹咸欲防湖輒沮於富室公至作堤富室猶譏於太守公立答之一百期月而堤成兩暘蓄泄吳到於今賴之曰雍公堤夫有妾死妾父訟夫家殺吾女兩月歷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視尸死當近日乃訊父曰夫夫家殺汝女汝安知歷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真女汝假他以肉賂耳一撈而信同年進士

過吳說求衣裯不答寮勸之公曰余爲吳人父母剥其子以賂友於友何厚於子何薄吳人無大小稱青天焉于是巡撫都御史畢公奏曰吳縣知縣事上不阿諛臨下寬而敬剖決如流官友求貸不行吏畏民懷上考甲辰詔擢爲御史吳俗令行皆饋樓船饋公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羅公返舟既守御史彈射不憚高明褒揚不遺卑遠時咸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初巡南城四城咸求折訟公曰去有主者民

崩首他官不辦也公爲折之于是豪右歛跡敎震京師巡關居庸紫荆士民讋服嘗答衆盜後有首得遺驢者訊之乃前盜官犂者也兩淮巡盐且满巡撫都御史以公力遏權貴商民咸悅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皂丁貧而縣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南人詠曰客邊檢䆫渾無覔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云已亥陞鳳陽知府未到丁逺齋君憂服闋改南陽唐王奏取民田千頃命下按察勘給公力執不從奏曰民去

王誰與守得准汝寧知府及千户徃相惡各奏逮至千人累年未判撫按下公三日而决甲辰司馬于公總制北邊碎公山西兵備副使公至大同沃侵漁振頑慢廣墩堡制兵車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褻邊千户韋英誣收謀逆百人于公會鎮守巡撫將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殺百良疑讞可于公悟從之至京果得誣殺英百人俱免于是于公有疑率召質决期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大宰李公曰雍其何以驟耶李曰雍廉使風力

無雙可以諸人遇之乎于是山西獄無冤辯綱紀肅然公乃為一天白日遍地清霜之詩有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泣諭子曰爾由襁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其父復號泣乞原曰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感怒不知至此公始釋之曰慎勿又犯乃卒為孝子太原知府尹珎出遇公于途前總緩避公召數珎珎弛抖擻衣上污曰此豈失朝耶公曰汝毀裂

朝廷體統猶敢假為悖言非罪耶笞珎珎訴于

朝誣以人命諸事遂收公錦衣獄無證猶三月而後免左遷湖廣叅政湖民被誣為强盜者七八人歷多官不解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像祀于家武昌知府王逵貪虐而喜媚權要當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艴然曰泰敢黨逵以負國耶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諸公變色後逵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宰屠公家衆黨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横行公先收屠人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等為屠公禍屠公豈知禁此當非

夫助耶如其知也存屠公情存
朝廷法諸寮慚退既而丁王孺人憂桼闋吏部辟為
山東左布政使固辭不起已未　詔起為右副都御
史巡撫宣府既辭不允居宣府二年諸將奏議咸當
時務士民祇畏邊陲宴安士無室者援兩淮例來訴
公復與完聚千人叅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公公將叅
奏李跪堂前詭乞受責以圖自新公遜信曰此亦軍
法也令縛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慄初李之屈也策公
必原既乃譖公于時相暨科道時相有戚焉科道有

稔習公遂以擅打將官劾罷乃日居韋曲別墅不涉
城市 秦簡王出入溫泉駕過韋曲欵語移時留詩
云寄與山東謝安石莫因高卧負蒼生正德丁卯言
官潘鐸諸人交辟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 詔復
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江璽疏固辭弗允時宦官
劉瑾用事鄉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
在天君柰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遂令
致仕罰米千石東著有司促輸宣府潘鐸諸人及
前吏部尚書馬公文升兵部尚書劉公大夏數十人

皆以辟公罰米有差公自是住居韋曲旦夕焚香危坐食既則扶杖撫童徐步畝畝或休諸樹下或濯清泉撫景自詠于是田父羽流皆得與公談稼穡講鬼神公亦或自謂與鬼神通後進或少之嗚呼非公將有沮于人使其志不獲盡行極于此而言耶抑其自信之篤人莫之知至于此而言耶甲戌公年八十族人及鄉大夫請公入城稱壽童顏兒齒目烱烱射人咸謂遐筭當越百度乃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卒時禍下若霆震數殼故胡君謂公平生英雄不平之氣如

此計聞
天子復悼賜葬祭先是禮部復　奏曰雍泰才明剛
斷既廢復起操行清介至老不渝先雖被劾革職但
平生大節非與世浮沉者可倫當時以為確論初公
善事二親蚤年若學至廢寢食王孺人懼其疾也屢
抑之公曰不若是恐辱吾親及逸齋君王孺人歿哀
悴浮禮既素皆三年同學介菴李君錦博學履道名
通天下還公而交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公仕公曰
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他日李遭家變召

公稽疑公曰凱風聖善先典烝烝獨不可耶李未心允公策驢長往曰非吾友也李徒行隨五里公坐驢上不顧李挽驢曰命之矣公始降別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位晉司徒猶未製緋衣瀕沒而後家人制之以歛不義之餽一無所受人亦不敢私賂進士歸省鄉人遺以束薪使遣還有友詰之公曰昔伊尹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人如之何方仕而先貪也未幾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厭職[illegible]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公欺君豈可[illegible]

此節亦不羈之事

並而忽進賢之道。王公退語三司大夫曰雍進士能識大體他日樹立非我輩所及後又退任韋曲陝大夫守令苟非所合不與相見鄉士或從之遊者公遭過必稱名面命之不假辭色至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甲是乙非辛無為雍其屈法故家人亦或怨其少愛也有司嘗獲礦盜盜誣引三川人千餘家有司遣卒攝捕卒因取財以為收放汚及人婦女有司莫止也公使家衆捕卒數十人笞殺渠魁二人送其餘于其司于是三川人依公如父母則公自縣至司徒旋

守而去其所不見之志可由據也所著有司　奏議
藁五卷正誼菴詩集六卷皆其意焉耳兄弟三人公
爲長配宋氏踰年卒贈孺人繼配馬氏封孺人有内
德生子男四俱殤女二長嫁侍郎邢公簡之子知州
野亭次嫁教授田君賓之子大有馬孺人以四男之
殤也勸公禮娶王氏爲二室生子二亦俱殤女二長
嫁咸寧縣學生郭桐次即胡君之子僎妻也馬孺人
先公五年卒王亦先公歿乃再娶今廖氏生男子一
人亦殤公卒之明年宗人及鄉大夫撿定其弟之子

此誌憶此令之先先以之覓阨子息猛烈氣盡發洩天地涵畜意不于二也吁不可矣

某為嗣。卜丁丑年夏五月十日葬公[illegible]樊川之陽

祖塋。以二孺人銘曰　維五月甲申、公卽竁于樊陽、河華咸震、四國齊悲。曰天胡不憖遺我老、弼輔天子、以種德于蒼生、乃終不究爾道、乃復鮮世、有男弗壽、無女不藏、胡天不知、而憒玆者、我老豐厚躬恤國家、茂有田志、幼壯耄耋、稱道不改、如山如鑒、如金如弦、如兩如雲、如鳳鳥之華、厥止定扎

皇祖景命、作材維經、誕我西土、哲人寔繁、景公出於真寧。張鶚菴發于富平。李介菴援于長安。王黜菴生

于河州。端毅大師起于三原。五君子者忠勤太常。澤被方夏。風流來裔。克光于旦奭呂張。則西士之傑然也者。公之伉與。或曰。汲黯直而信。申屠嘉剛而斷。公孫僑惠而不側。孔戡威而則。而公又衰之也。嗟余小子零丁在疚。思孝先人。惟式是鄉之前修。矧由總非私淑懿德。苴經銘石。厥心諒乱。厥有紕漏。胡足道乱嗚呼有日在天。有河在地。公云鬼神。應並明而同流也。嗣子昭爾聞永康告

兵部右侍[illegible]公墓誌銘

寇公別歷不減北門鎖鑰，而學行更超一乘也。此誌其不刊名言乎。

公諱天敘，字子惇，姓寇氏，別號涂水，以其邑榆次之南有涂水云。公年二十二，中弘治辛酉鄉試，與予同試禮部不第，卒業大學，乃會三原秦世觀、馬伯循、安陽張仲修、崔子鍾、臨慮馬敬臣，同窓學四年，遂同予舉正德戊辰進士，筮仕南京大理寺評事，即清介自持，不濫交遊，政少暇，閉戶誦律讀書，布袍蔬食，猶如書生時。有一巨姓犯法，不出官，以家人代罪，公駁之曰：其人在而不出，稱逃，非欺人即欺天。刑部奏請緝事衙門捕獲，竟抵罪。上下稱其才節，及進左寺副，敦

履如前考績之年所審過輕重囚犯五千四百七十一起萬有八千二百五十一名口罔不克允故一時本寺及部院考著超邁等衷至形薦剡名聞天下丙子陞寧波知府一以愛民節才為政其均徭清稅剔冗除害鋤強杜謁興利彰善咸殫心力嘗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於座右丁丑歲侵乃請于巡按秋糧得折價民有挽田烏府萬家春之謠慈谿有馮二虎者武斷鄉曲公置之法合邑安堵形諸歌謡尤加意學校以體認實踐為教取人

必先器識，于是四明之士，多崇尚理學。嘗與鄉試外簾，三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縣某者持一卷請覽，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開榜後，折所請卷，乃其所私者。時同試者曰公神目也。每遇旱乾，齋心虔禱，罔不響應。上下歡欣，寧波之民愛戴，真如父母。一時言官疊稱薦書，齋口褒嘉。在郡三載，政績卓異，治行可課天下第一。已卯秋，超陞應天府丞，老稚攀號，跪請留擬。公固遜拒，沿河兩岸，挽舟不能行，縉紳大夫歌詠其事，謂此郡自張廣漢後，惟公一人而已。

比至應天寧濠倡亂武廟親征過止南京供億叢挫府尹胡公感勞成疾獨公應荅時內外權幸無慮數百公處之有方莫敢肆侮且于妄求冗費多所停裁未嘗科取上江縣民初上未至權幸先選女樂千百拘置一所以候幸未及二日死者十數餘多菜色憔悴公言于權幸曰如此輩以候駕恐反取罪耳權幸懼問計則曰吾當記名于籍召彼親識或食店酒肆領養用則取諸簿耳于是一日之間活人千餘庚辰正月上親觀迎春公治具於郊外俯伏廊下嬖幸疾

公倨傲。譏充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江彬之寵、獨冠一時、羣賀生辰、卒行四拜、公獨長揖、彬甚啣之、曰偵公私、久無所得、偵者竊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為。命若得禍。謝豈能免。後彬謂人曰冠公真君子也。于是他嬖幸亦皆因此歛迹、若有需索、公必曰吾當見上親奏遂止、其多所停裁者皆此故也、捷奏獲賞銀牌綵幣駕田撫按謀欲重遺諸幸、公終不從、雖獨送至淮安然亦不能有加也、內外皆服公之才操、大軍既去、公

一意民事興學均賦休息地方比壬午今上改元嘉
靖公應詔查舉七事內關神帛堂匠十庫花園進鮮
舡隻等項冗役冗費百年積蠹一旦裁剗上下稱快
甲申歲大饑人相食公竭力賑濟設粥以食流民尋
瘟疫又作給藥以救皆公日親巡視或繼以夜有言
疫氣盛行以沮公者卒不聽究亦無恙又奏折兌運
糧以穌民困四事皆允行是年夏以迎 聖母劬勞
有白金紵絲表裏之 賜公在應天三載初值
車駕駐臨九月後值荒歉二年公周旋致身不避其

艱士林倚重百姓依歸南鄰根本之地賴爲一大保
障初公至應天適癸未考查京職有言官嘗爲公屬
吏懷怨若劾公因緣鄉里權要驟陞京堂部院題覆
謂公久敦士行素重官評公亦累疏求退 上特慰
留及應天政成撫按交章論薦至再至三人望益歸
嘉靖三年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朝廷尋以鄖陽事重改提督撫治鄖陽任方兩月又
以甘肅西接回夷北隣胡虜南逼土番介處其中孤
懸萬里之外近且士卒叛逆人心未定乃又改巡撫

茸肅、公至月餘、回賊三百冦山丹、公調度斬擒酋首脫脫木兒及餘黨三十六級、回賊退服不敢復肆、乃遂作士氣、時簡練、禁侵削、杜移役、實月糧、廣儲蓄、均水利、興屯田、撫屬番、比及數月、人心感悅、咸有鬬志、肅州有造匿名帖欲謀作亂者、乃奸人每當徵收屯田時、輙造此言、以乞緩征、公乃會總兵親詣肅州、下令有能告捕者賞百金、數日有告者捕得一二道士及數軍生、按實置罪、即如約給賞、告者因詢屯政之故除額外之科、衆心大悅、竟無他變、先年土魯番大掠

耳肅、廟議閉關絕貢、至是數遣番文求和通貢、語猶悖慢、公上議宜出師、示威可保無事、時總制王公欲遣帖切其王速擅滿速兒、公又議自我 太宗設立哈密、後為土魯番侵奪、先後經畧大臣止為此尺寸之地、今雖為彼占據、其名猶為我地、若帖云即將速擅拜牙送還哈密為王、如本人不振、聽爾選擇本數有力量一人主理國事、則使此虜自專廢置、是棄其地矣、不可行、因上陳七事、皆獲俞允、西城有貢獅子犀牛西狗者、前巡撫陳公及禮部該科請却不聽、

公奏言　皇上即位來不好珍禽奇獸近曾都御馬監虎豹之採以為無益今復用此豈　陛下有見于虎豹而不見于獅子牛狗耶伏望卻還以潛消遠夷窺伺希恩之意尤願日御經筵親賢士云公在甘肅二年華夷帖服邊人惟恐公去巡按胡君體乾疏請宜進秩以酬經畧之勞久任以慰邊人之望丙戌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內撫八府外餉三邊兵荒相仍時事甚難公靜以養民義以訓兵嚴以馭吏明以燭奸圖大體急先務以為關輔之望丁亥北虜寇固

原公調度截殺斬首百有九顆蓋前此所無之功也
上賜勅獎勵予大紅織金紵絲三表裏白金三十兩
陞俸一級戊子歲大饑公疏請盡蠲租稅大發銀鹽
以行賑忠誠懇切上為之感動勅下如議公晝夜區
畫選委賢能守巡綜理周悉關中之民賴以全活故
雖遭大荒地方無虞其議　事宜錄織造大監
至陝供億甚繁則因歲歉　奏請停止　上命取回
人心大悅謂公有　回天之力庚寅陞刑部右侍郎
未任丁毅菴先生憂服闋大臣科道屢薦癸巳八月

起改兵部右侍郎朝野屬望乃九月下旬遂感痰疾然猶在部理事十月初大同軍叛力疾上疏 討賊之策且求休退 上不允下其議于有司時有言官繫獄問死刑者一大臣欲具疏以救謀于公公曰秖成君之名耳不能救彼也其人問故答曰須同諸法司請于當路者使恩出于 上則可從之言官果得緩誅是月望日 上賜鮮鵝于其第十一月二十六日終于宦邸之正寢距生成化庚子年五十有四歲[illegible]未能竟其所學嗚呼痛哉病中搢紳訪候無虛日

遇人輒論國家大事、及為學之要、亹亹忘倦、不知其病也、訃聞　上傷悼賜諭祭、勅有司營葬事、諸公卿臺諫部曹暨鄉黨知舊為文誄之者百餘篇、其頌紀德業無異辭、初公生而岐嶷英敏、五歲母趙淑人歿公號哭擗踊如成人、常依鞠于外祖趙翁、翁每撫其首曰、此子面方口大、動止不凡、他日必昌吾門、年十二從邑人任同知受舉子業、十五補邑庠生、弘治丁巳隨其叔父大理裕菴公于京師、游中丞姚東泉之門、布袍短褐、往來徒步、東泉甚重其器識、同諸君講

學京邸、公篤信踐履、男于寡過、同僚遜之、一日聞敎菴先生病嗽急、即暮裝歸、千餘里六日夜抵家、侍湯藥不解帶者四十餘日、敎菴先生見公至喜、疾漸愈、鄉人稱其孝感、後公在寧波南畿關中、皆迎養、事吳淑人極其誠敬、痛趙淑人早逝、言及必泣涕、處諸弟恩義備至、從弟天與幼孤、携敎官所、發解山西、登進士、今爲東昌知府、其交友始終無間、病疾患難盡心相恤、鄉里無大小皆有恩禮、則公著于政績者、豈偶然哉、公上世本徐溝縣人、國初有諱信者、從籍榆

次信生文長、文長生彥濟、皆隱德弗耀、彥清生琰、琰剛毅重厚、寔昌世業、琰生玘、玘雅純篤、以次子儉貴、贈大理寺左評事、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張氏、封太孺人、贈太淑人、是生毅菴先生、諱恭、及裕菴者也、先生以太學生仕判定州明敏不詭、定人至今頌之、以公貴封如其官、配即趙淑人、寔生公、繼配吳淑人、生天秩、天衢、俱七品散官、天瑞舉人、然則公之所淵源者、遐矣茂乎、公配郝氏、相敬如賓友、累封淑人、蘇州府同知琳之孫、子男二、長陽、己丑進士、禮

部主客司主事、學行克思蕭公、娶王氏、贈孺人、都御
史和順王虎谷先生之女、予嘗擬之程張朱蔡為姻
者也、繼娶王氏、憲副陽　生公槐之女、再繼趙氏封
孺人、義官趙旻之女、次陜、蔭補國子生、聘太僕卿太
原侯公綸女、女適邑人國子生郭光臣、卜明年嘉靖
十四年十二月某日葬公城西祖塋之次、今年春予以
公務取道榆次、哭公詢其後事、陽言臨終、棺斂之
需多假于人、俸入謹置田數區、雖居第仍舊弊陋未
葺、塋乃延予食于天秩之屋、天秩屋亦優公數等、予

謂陽曰此汝父所以超邁常流者也汝繼其志增光多矣陽拔淚不能已予與天秩皆哭陽遂以銘請予東昌又以前太常卿翰林院學士棠邑穆公伯潛狀來予覽輒泣數日而後能次第其以志之銘曰嗚呼自斯學之不明也過之者鶩爲高論而行未方不及之者溺于流俗而見未弘士習日敝民生寖殃惟公同諸君子之遊也盖文未此乎快快也是以處能從其所志仕能行其所藏惟道義之是履雖禍福之弗怵司刑之秝淑問典郡則著循良京兆巡撫之所

武宗穀皇帝太何之柄持之闇官天下縱溺、矣而如

至輙鴻功偉績之收成實俊造之楷範廊廟之棟梁也乃今已矣士林失望將歸窀穸何勝悽愴爰銘貞石河山並長

明僉都御史前國子監祭酒虎谷先生王公

墓誌銘

嗚呼虎谷先生有作人化俗之文有攘夷戡亂之武有因時明禮之材有操古修樂之具其提學關中時栴為所造士親見儀範身奉教約雖使思孟談科無以過之當其志固欲使天下人各得其所也及栴為

先公若物直節撰陳亡往守道首非職是求介和為職守之靜之尊乎

修撰時嘗同河內何粹夫謁先生因請馬陵註不合何子少先生而先生後嘗轉官首讓何子於　朝嘗其志固欲使天下賢皆盡其用也嗚呼先生古廉聖之徒乃今已矣將天不欲使斯人之有知乎嗚呼痛哉先生年十九歲中成化癸卯鄉舉明年甲辰舉進士丁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宴或謗其矯激父亦自息　憲宗弗豫禮部沿舊典舉齋醮先生言於禮部尚書周公洪範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

諸疏奏時務當〻可行柰何不與條錄存也

宮非禮若為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可乃不克用弘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商於司郎中欲郤之不從遂袖藁以見部侍郎周公經尚書耿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曲與語䟽入得允天下傳為盛事辛亥陞祠祭司員外郎乙卯部尚書倪公岳因災異倡府部院䟽弊政用先生四事草一懲邪慝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 宗室言甚剴切丙辰陞郎中他日倪公默語先生曰 朝廷必欲度僧柰何先生曰當力爭之曰數已成矣然無乃

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者謀欲普度撼以危語先生不動久之 命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因匠不與時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神樂觀道士多賭賻或姦盜教坊司或買良為娼錦衣衛校尉獲賊又誣娼巧取其資漸以成風先生皆疏題禁絕之又奏准天下郡縣皆立名宦鄉賢祠為後人式並祠薛文清公於鄉而凡斥韓王徵鑾之道號禁吉府土木之科擾 上嘉納由此識其名丁巳京城風霾踰旬各處天鳴地震先生陳修德弭災之道大意納忠言

罷左道齋醮傳辦傳奉諸事，上遂下詔求直言，先生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十三事。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先生乃又獨上疏，乞斬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咒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尉數伺先生出入。十二月朔，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衛獄。先生被罪，從容有詩題獄壁，蓋充養有道，見危受命者如此。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陜州，命下，怡然就道。比至，問民疾苦，興利祛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

深二百尺民難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子操濬

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判白匹夫匹婦

得言其情口訊手判仍應他務人以為有劉穆之之

風洮姓兄弟因甕爭訟則買甕遺之兄弟感謝屬邑

靈寶有誣民殺夫有其妻者邑吏鍛鍊成獄先生察

得其情并其妻皆出之尚書許公進之姪犯法亦治

如律許公稱為真君子謝其相信之深雨雹傷禾乃

單騎遍勘村落穿林入谷晚宿民舍自出米菜食之

里老亦自畀糗糧以從每催徵嚴令禁酒里老不敢

求索乃有勢豪謀利病窮民者則痛治之以戒衆而
又表賢者之閭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拆
太山廟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擬諸古循良
吏己未冬朝覲南京科道官上疏言先生及布政周
瑛等經術氣節撫字鋤强才行政績不凡欲照天順
四年例賜衣服楮幣宴於禮部不果行十月李廣因
先生奏漸跡於　上懼誅飲毒死吏部員外郎張綵
及鴻臚寺丞俞林編修劉瑞御史張天衢皆上疏乞
窮李廣賣官鬻爵之罪奨先生犯顔敢諫以慰人心

減並標而增本實出直先輩之風乎于胸死后誰是知音

閏月乃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別父母自卯至巳始獲出郭至則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鋤刁惡拔信善崇正學毀淫祠學政肅清三秦風動豪傑之士莫不興起辛酉陞副使奉　敕整飭洮河岷州邊備州染夷俗頗乖禮教法度乃申孝弟革宿弊所按部贓汙官吏有望風而遁者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遠遁其條疏入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甲子考績都御史楊先生用寧及御史季春交薦其賢乃復改提學關中

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来後學得依歸矣於是士子益自策厲甚至有駢肩接踵向往於道駸駸乎復周漢之舊者矣是時尚書馬公文昇柄銓衡因馬儀之事為撼有靡氣之説先生闢而作神劍詩以曉之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司使關防凛然人不敢犯雖同僚有事乘理法若亦必曰慎勿使先生知且嘆服曰王公非今按察也郡縣吏之賢否悉詢諸訟者密記之以行奬責一時畏若神明時劉瑾專横因前官陰使校尉至山東緝訪亦無剌舉[illegible][illegible]以覈八月丁丑

夫人憂歸明年吏部尚書張綵欲起復　乃上書
力止之已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先生始被
命欲堅辭交有遺書言執政者誦
太祖衮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
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已
收拾平生詩文付門生周朝著藏之泣而就道至無
所餽瑾怒欲重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學教廢先生朝
夕講說約束太嚴誹謗四出值瑾苛政人皆危之先
生不為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曰主

故窮理修身修道教諸生讀小書以上達瑾聞怒曰
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邢讓死耶先生以道不行怏怏
求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相有忌先生乃改
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先生復上疏陳乞准回籍養病
壬申御史楊邦禎通政使丁鳳都御史石先生邦秀
交薦其賢　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先生上疏以疾辭
不允乃上楊太宰書稿傳京師人爭錄誦先生再欲
辭避尚書迫之行不獲已奉　勑之鎮豪猾久攬糧
草者聞風遁迹至以便宜從事將官犯法依律重輕

調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先生號令嚴明法度整肅
自參將以下順指氣使莫或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
紀律日戒諭防衛如賊在目前虜畏不敢輕入北門
鎖鑰時論歸之丙閱月丁父尚書公袞歸將士遮道
感泣有餽以香帛者不受乙亥二月服闋八月除職
如故清理浙江鹽法先生上疏乞致仕疏入不允且
促使供職先生復上疏推讓賢能懇乞致仕　上不
允准養病病痊起用先生曰吾志遂矣先生生而神
氣清徹舉止端重異群兒年十一歲與鄉人立適妓

女過之拜而不荅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知之後以扇還擲之地下同舍生慚取他扇償之少年趨向之正即異流俗中類若此長益刻苦自厲頓悟出群六經百家言一誦輒不忘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却之曰烏用是炫燿為乱衆嘆其不可及觀戶部山東司政時廣東陳白沙陝西薛先生顯思負重名及門者尊之若程朱先生聞其言論評之人以為允先生負經濟之學以堯舜君民為心天下想見風采累辭不出人以道

采大行爲恨先生天資豪邁狀貌魁異知識卓越器度宏遠慱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天道不相似理明義精視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遇事敢爲機動失發無留礙一有弛張上下嚮應雖權力弗能齟齬臨死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歷任三十年治行可采擢之典獨後於人時論稱屈慱不動念拜官力辭再三乃已一不得志即奉身而退人以進退合義爲稱尤篤孝友執親喪勺

水三日不入口、卧苦枕塊哀毀骨立妻妾不同寢處、有父在一衣不私製一錢不私蓄人以爲難自負獎拔善類終始不踰、疾惡甚嚴不少假貸家居屢空茹蔬衣敝澹然自樂門庭内外斬斬五尺童子非稟白招呼不敢入宜人李氏貞順莊謹先生相敬如賓邑宰有貪酷者不時戒諭里人困苦恒注意區處之或誣罪至死力爲白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難語諄諄忘倦與人接貌莊氣和言與心孚可畏而親談當世至綱紀不振則感慨泣下及奸臣貪官怒氣勃然鬚

髮亦奮有擊搏之状憂國之誠老而彌篤或杖竹於門騎驢於野不改布衣時行旅農夫見者嘆息有曰此人入朝天下有福然不理於讒佞之口乃信於愚朴之民天理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滅者如此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性理之學書法真草隷篆自成一家端勁如其為人四方人多求之文有氣力不假雕刻模放而出入古格滔滔不竭詩賦亦清奇古雅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傳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若干卷先生為學守敬義事君秉忠誠功業樹中外嚴名滿朝

銘語泠泠有九淵之音

野道德文章政事皆可擬之古人云先生諱雲鳳字應韶居山西和順之虎谷因號焉父諱佐南京戶部尚書母馬氏誥封淑人感奇夢生先生於成化乙酉七月二十五日戌時卒於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亥時配李氏誥封安人女四一適同邑監生周孟霄男周約一嫁榆次人都御史寇天叙男寇陽一嫁太原人陝西僉事閻鐸男閻徵甫一幼銘曰 嗚呼虎谷先生志欲行於天下而位未會當非時耶然亦必有試矣由今言之又不可謂不遇也嗚呼虎谷先

以行人而論列行人事似亦今人所罕

生。

明福建左布政使質菴范公墓誌銘

質菴范公之歿也，其子舉人求宇兄弟自桂陽寓書金陵曰：往年宇母何孺人歿，涇野子既銘之石矣，茲父之銘，諒亦不靳乎。并以前郎中閩人林炫狀來。予嘆曰：嗚呼！質菴公乃未究其志而止此耶。按狀：公諱輅，字以載，別號質菴，初號遠谷子，再號三峰，郴州桂陽縣人。生有奇質，長益英邁，登正德辛未進士，並仕行人。是時諸所差遣多徇干謁，而職司其居者顧或

范箕巷蓋金楚間氣云此文煥寫逼真公剔歷不碎崎乞以身嘗諸衆不可及

不與君即上封事引明前典至以冗負自讓侵官諷人於是使事復舊風采懋着嘗使蘭州再使崇府皆禮成即返無所濡染家宰遂菴楊公稱其學識氣節度越等夷甲戌選授南臺理刑明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首言 建儲以安 宗社謂 先帝御極 榮王留侍官瑾亂法致之去京今當妙選 宗室俻 儲貳位俟有 青宮然後分茅至引宋韓琦懷孔光傳以上仁宗而其馳騁騎射厭習戎陣不御 深宮孤立可畏諸語開荊纙云[illegible]

官簡文王忠怙勢凌辱監臨主事至搒殺其隷人太監黎安遣隙　寧淮二府至析撻其長史南京守備劉瑯貪婪暴虐至令都人罷市切齒刑曹郎中聽富民析産之訟至受寡婦之金而徇偏私公皆歷疏指劾乞正大法南都稱快其論納馬姬事比擬過直尤人所不敢言者丙子冬奉

勅清理江西時逆濠僭焰方熾有勸公避難者公引埋輪事以行至未數旬即論濠優泰榮僣侈居如王宮繼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蔑棄典禮乃又劾太

真出萬死于一生苓朶鐵中之錚錚者乎

監畢真附醜仇正瀆貨無厭都指揮郭守傳泄諸司消息罪狀重多且請　武廟或出郊原嚴警蹕敢扈從以防不虞當其風采人或比范滂云然真宇皆濠黨也濠真使人遮留公奏各先誣奏公離間骨肉誹謗　宗藩公巡歷至贛被
旨令拿解繫獄拷掠幾斃值
聖駕北狩縲絏七月後送法司議罪役值
聖駕南巡又淹繫經年始謫龍州宣撫司經歷爾乃修崇禮信均平賦役又使知送死之道以感化四夷

未幾逆濠及真瑯相繼以叛誅論者謂公有曲突徙薪之功交薦十餘疏辛巳　今上登極　詔復原職送者塡道泣別名其匳曰滴淚匳閏月即陞漳南兵備僉事四閱月又陞饒州兵備副使蓋殊擢也饒州東湖盜之淵藪也公議設官兵於康山以控制又禁遏　淮府群校之恣横乃修饒城及萬山東鄉二城創置安仁一城皆經畫有式出納明允而又築湖堤以壯學宮增濬以掩貧骴焚庫皮以袪積祟戚思大行信義昭著盜戢民安屹然一方有郡守乖禮

因公西詰、遂生荊棘、且嘗見忌鄉宦、搆興讒謗、流布遐邇、言官論列、漫及於公、公即懇疏乞歸。撫按交留旌薦、不顧。未幾、一巡察使
奏調公南贛、以便行事、公曰監司改調、屬官冥然、綱紀解矣。遂三疏得
旨致仕、饒人刋遺愛錄以傳、公歸杜門課子。當路故知、片札不通。三年一日也。己丑尚書胡公來清薦起公密雲兵備副使、尋轉本司、討鑛賊有功、獲
賜金帛、是冬陞陝西參政、分守隴右、[illegible]劉輦昌協勦

西番板兒等族再荷
賜金七閱月陞福建按察使過家省母朱夫人承歡
月餘母忽遘疾不起居喪哀毀數日不食服闋巡撫
汪公珊薦公與唐公鳳儀為金楚長林乃甲午春復
起山東按察使撫按交薦秋陞浙江右布政使藩務
叢雜乃未明振衣日中退食形神頗瘁丙申陞福建
左布政使七月涖閩精神頓減歸思屢興十月二十
六日遽中風痺越三日卒於正寢嗚呼傷哉公和厚
精確遇事敢為勇不可奪事母至孝獄病中形之於

詩撫兄孤女極厚。嘗携養一甥於官所捐積俸貲立置家廟序刋族譜周族人之不能婚葬者叔珏卒於金陵貧鬻其子公贖之以還又歸其喪鄉友許君愷卒於塗疫躬為殯殮至於辟薦名賢如恐不及雖處鄉州盜寇亦皆有策然則御史之風烈藩臬之樹績豈偶然哉公配何氏先卒舊無妾赴山東過徐始納一妾曰張氏公卒之五日。自經以從之亦烈矣乎子男四永寰貢於鄉永宇永官相繼登名鄉舉皆嘗從予遊永寀業儒女一適醫官郭畋孫男五時敏時敘

岱立涇野有激十秉而託之乎斯銘也

供邑庠增廣生時敷時敡時徹尚幼孫女六曾孫男二元默元煕公生成化十年甲午九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三所著有質菴稿及續稿若干卷藏於家永裒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何孺人於某山之原是宜有銘銘曰　嗟乎御史之難能也士風之邪正世道之隆替關焉夫彈劾其職也當其有勢恐忤權而違時也或逡巡而避當其無勢恐寡言而曠官也或搜剔而論夫薦賢其職也當其高賢恐其或拂人也姑隱忍而已之當其未賢恐其未合人也或夾帶而羿之

此刊之論范君知己也忍使琳瑯作擲地聲

於是豺狼恣於當路。姻婭齒於膴仕。士風以邪。世道日替。憂　國之士。每切念焉。范方伯之初為御史也。侃侃乎其嚴辭也。庭庭乎其正色也。斷斷乎其獲公也。是故寧論劾劉瑯畢真宸濠諸奸。雖瀕于死而不悔。而不欲以迂說浮議之事。姑以塞責而免禍。寧論錄羅玘張吉王思諸賢。雖寢其報而不怨而不欲舉鑽刺營苟之人。姑以示恩而徼利。得公數人布列臺省。又何憂士風世道哉。乃今云已。傷如之何。銘此貞石。千載其不磨。

人之生平思無操持不患坷坎君繡嶺公者其可與于斯道者哉

明通奉大夫四川左布政使繡嶺楊公墓誌

銘

公諱淳字重夫號繡嶺同子舉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四川布政使歸而卒于正寢者也初楊之先世出華陰縣有百戶君者徙澄城生政政生敔祖皆居澄城段庄里光祿村明興有諱仲微者始徙臨潼縣安業里仲微生和和生讓成化末輸粟于餘賑救貧之生子虎贈浙江道監察御史虎生欽是生公者也以公初官累封工部郎中加四品服色母王氏封太宜人

公樹勳展采提身繡性無一不集事而振俗古所稱志在行道方圓齊軌者乎

公弱髫時雅有志向時祖業頗豊公一志于學不為富奪祖于諸孫中特鍾愛焉曰此其大吾門乎弱冠受詩于季父運使石川翁以儒士中弘治辛酉鄉試既偕季父僉憲櫟東翁同業于大學公既登進士觀政兵部授江西道侍御史時宦官劉瑾索求科道瑕疵適決大辟衆皆推避無肯行者公請行大中丞屠公喜其能任事也而瑾惡其同鄉不附已諷當道改公工部屯田司主事庚午安化王叛王師于征公為之先事前行卒未被差荊州抽分竹木時川中多盜

商販十減四五兼以勢要請託翻藉旁午公一切遏抑不行時有青龍之謗竟未能汚秩滿陞營膳司員外郎管臺基等廠尋差遼東查盤軍器甲戌陞都水郎中奉　勅管理通州南旺河道浚決潢汚築復隄防一時糧道稱便京儲頓增時中官方橫舳艫往來陵轢州司需索無筭聞公退避有號二劉者勅使西域取佛其船百艘所費萬計毅勢赫熾沿河州司懼不敢支公移檄擒治其前黨衆斂迹而去國初工部尚書宋公禮治河有大功禮曹議祀以宋

居中有司奉行違錯又進用都督于其中公 奏改正修葺祠宇纂王端毅公 奏議丘文莊公之詩刊為漕河紀事以永宋公之功又發庫帑羨金以備孔廟其地舊有徐君墓乃延子陵掛劍處也亦築祠立碑表其賢三載再補虞衡郎中未一年陞湖廣寶慶知府南楚風浮俗又尚鬼公乃首興學校延經師以勸生徒四擒妖巫徧毀淫祠始則詞訟盈庭一判數千繼旬百人再旬十人期月之間浮風丕變巡按唐君薦其剛正清明惠德安民有某妻外適而娶妾

美玉無瑕瑕亦惜玉有之識者思質焉

者其妾生子已生員也尋其父不認告之公公用古水盆法破其鼻流血盆中并取他隸血于盆以辨同異其民遂抱子而泣歸處其妻如初又 奏革岷藩過用桐油船料數萬及强占居民田産數千并擒治撥置之人岷藩上章誣 奏事下湖廣鎮巡會問其祭語曰知府楊某矯枉過直致譏激怒于親王疾惡太嚴因公取怨于官校究其立心行已之迹無非守職愛民之心罪固難辭法應調用得

旨乃調知鄖陽府才七月陞山西副使奉 勑管理

鴈門等關兵備，便道歸家，適封君遘疾，公侍湯藥月餘而封君卒，人以為孝思所感也。起服除湖廣郴桂兵備。郴桂楚之南徼也，地雜苗夷，俗多寇盜，有禪光服者聚衆數千肆行劫奪，公皆捕平之。蒙 賞賚。嘉靖辛卯陞四川參政，次年陞本省按察使，次年陞本省右轄，尋陞左轄。公在蜀，威茂諸邊將常因番夷入寇多殺無辜以邀賞賚，公累檄諭以禍福勸戒切至，諸將感悟。蜀藩知其廉，贈兼金一百，撫臺贈金八十，皆不受，貯之庫。其為參政時，嘗視篆，當放支銀伍萬，

或曰此可得羨餘終不肯放支公平生清忠自勵慕趙清獻之為人俸祿外一毫無私子弟有諷其置産業者乃厲聲訶之曰汝等勤耕力學我不為汝所役使也見著綺羅者則曰此天物也汝等可易用乎甲午冬聞太宜人訃毀恒幾不生即日奔歸自是遺榮養素居室蕭然己亥五月十六日丑時有雷震厳異常即攝衣起危坐有待人弗喻其意是夕衆見星隕于居之西北隅次日逆賓談笑閒少覺不决遽不起矣嗚呼痛哉公元配魚氏贈宜人再娶姜氏贈宜人張

氏孫氏俱先卒高氏男東星娶朱氏孫男女各一尚幼公生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五歲弟瀚卜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公永豐鄉石川河之右狀乞銘銘曰　猗大方伯陝士之英秉直不屈剔歷有毅昔在都水宦舟歛藏嘗慶之守湖民用寧藩臬于蜀爾道滋章銘茲貞石千百年光

明亞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左叅政硯莊先生

葉公墓誌銘

予讀漢循吏龔黃遂霸傳未嘗不痛想其風於來世

不膠柱
不脂葬

不乖骨不傷氣葉公行實瑰瑋具見此篇中

今觀汪太僕所狀參政葉公守東昌事將無同乎東昌劇郡管州三縣十有六路衝南北旱澇屢災科征頻仍至難理也公曰守為民而設民以食為本乃先舉常平法豐歛凶散儲粟數萬次立團甲法十戶為團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三役均派法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移中役優役濫者還本役乃辛壬之間齊魯歲歉聊博尤甚趨城饑人日至數千公命吏籍記如宋富鄭公救青州法分處道菴僧剎及暸館空宇先出俸金易粟

復勸富室捐粟、乃拜發所儲常平粟、𤸫瘠者與粥、能動履者與糧、不能耕者與牛、不能種者與穀、未流移而饑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茌平士人屬鄉還民屬屯、屯初任意懇田盡畝報糧、後地狹糧重、棄地轉徙、或貧售地以存糧、遂至貧者有糧無田、富者有田無糧。公請行魚鱗圖以量田、得實地萬有一千餘頃、命凡田有糧、凡糧有田、冊藏于官、帖給于民。其沙鹹惡地、聽民自理。於是歸業者千餘戶、歲亦大熟、累年逋稅、不督皆完。郡北有減水閘、蓋濮聊堂莘三邑

泥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圯淫雨漫漶廣侵民田公請以樁草折銀復建之害由是息郡有二衛衛官頗縱公白當道劾罷渠魁懲悍卒衛始帖服不敢侵民獄中係三死罪情實可疑力請開釋守巡意乖公曰寃婦致旱況茲三囚殺人媚人球豈敢爲卒與平反公每鞫重罪通宵不寐嘗讀歐陽公瀧岡阡表感所書平生事揭之座右以自警惕故庭無聚牒獄無寃囚隣境雖有他盜亦皆竄息不生浙運過郡官卒閉閘留滯數日公命閘吏啟行官卒遂鬨撼吏幾死

公收官卒痛朴遣去尋督漕運俞公怒而詰公曰知府而責運卒邪公曰知府止治擾吾土者耳頃俞公進掌內臺授巡按孫御史意 奏調脩登州賴太宰喬公素知其賢得已蓋公篤志斯民雖勢不避則於其民生養安息將無不至古所謂民之父母者乎乃又撤溪祠葺儒學誨生徒正婚喪表鄉賢奬孝士明列女風厲化導不啻一養而已將孔子語冉有以庶富教者公亦庶幾乎故巡撫王公上其績于朝曰學不泥古政事適變通之宜才足經野賦稅得損益之

善泥雜復業而戶口漸增徵派先完而宿逋亦辦循
良之體不失卓異之績顯然云初公舉甲戌進士授
戶部主事即差監太倉時內官憑勢橫晉縱卒侵漁
或毆捶運官公縛卒寘法以理折服而又革姦祛弊
糧運稱明其督運宣府雖非地祁寒毅然不辭收納
平允耗無增多比至交盤羨亦不減乃又明懸戒約
理喻斷絕中貴綑絲遂使常盈諸倉逋負十萬民咸
歡輸比竣事還部中貴感別其用柴草場之直以革
埠岸華蠹上諸馬房之包攬以杜失火利害禍福尤

不怵心他日武廟北狩車騎萬數芻糧告乏公即馳至部中畫招商之策部尚書石公慨然從許而公又拒權勢之請絶冒中之人民商樂輸供億不缺一日榆河百騎突來盖即虜也公伏謁道旁時 武廟方厭接文臣遣騎來詰衆皆危懼而公不失措騎回奏曰乃管倉主事即昨疏請回 鑾幷劾太監郭某而軍中所穪糧芻平者也 上頷之釋不問未幾郭宦卒以貪敗比公還部部尚書楊公深知公賢凡各司郎中或缺命公攝印而公亦毅直自將事有不可抗

論必至有勢豪中益奏下公執不可累三呈堂及貳廟南狩凡部中事擬議從決必宜于行則東昌之政此其巳久試矣初公生而警敏讀書輒成誦年十一從其父封君游姑蘇端居旅肆終日誦讀見者驚異封君所至多交文人才士作為歌詩公竊學之輒有可觀年十七受禮記於仲兄太守孟齋二十提學陳公琳選為縣學生二十七援輸粟例入胄監祭酒蘗城石公司業竟陵魯公皆奇其材又八年果舉進士公受性孝友其事封君及母游孺人咸得其懽心

於其重義輕材尤先意承之封君逮疾憂形于色躬調湯藥衣不解帶既丧哀毁過禮其從孟齋於益州也卒與其邦之賢士大夫游有聞與告有私與絕則曰吾兄爲淸白吏足矣伯兄歿世子俊有童心而季弟庠生天縱又老於學公儆戒慰勉無所不至季父静軒素器重公公亦感其知愛於其壽也請榮以散官其處羣從子弟又盡言規正不使有差雖姻族鄉黨亦皆曲有恩意嘗壞積券曰居官不能仁鄉里乃以是自累耶至於蒞辭庭交朋接引後學尤所不倦

然則東昌之政豈無所本哉公諱天球字良器姓葉氏號礪齋一號硯莊徽州婺源人也先葉本姬姓聃季為司空食采于沈後為沈氏沈諸梁子高為葉公後又為葉氏葉公之後六族居南陽者莫考逮安初子孫渡江居丹陽散處江南者大中大夫望始也望之後五傳居歙之新安者承直郎林秀始也林秀之後由中平遷今外莊環溪者細三公夢志始也夢志生友友生亮亮生炳炳生朝宗朝宗生玄否玄否則公之曾祖敦本力善氣行卓犖貫稚于鄉嘗掌區賦

傾綱運行輩推焉玄孫生觀武宅心寬厚人稱長者觀武生兆允配游氏是生公兄弟四人者也初以子天其貴封文林郎崇仁縣知縣子孫稱崇仁君後又以公貴贈中憲大夫東昌府知府博覧惇行孝弟信讓游亦封孺人贈恭人婉德於崇仁君然則公之原流於先世者遠矣夫翼遂為司農黄覇入為丞相公雖以河南右叅政管府事嘉靖丁亥二月陞四川左叅政行至鎮江乃七月十四日卒享年止四十有八使天假年翼黄位不難到也配汪氏玉山縣丞禮軒

汪公厚女封安人加封恭人子男份原學也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户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娶詹氏孟能纉公之志而孟光大之者也女信圭鎮圭福圭俱蚤夭孫男懋之孫女茂蘭茂蓀公所著有上谷稾淮南稾硯莊雜稾荏山行稾數十卷藏於家原學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之原問銘銘曰　倚磋硯莊視履孔臧行發婺源政在東昌為時惇哲並漢循良年四十八古昔先民厥實豈厚其薮允長公之言曰古學尚行今也辭章尚行相乎辭則行凉凡厥有行無

忝所生。肆其事業、陋彼尋常、設施條列、咸可法程、言詩撰文、雅稱先生、寓書原學、邁迹官箴、我銘斯石、千載爲章、

明賜左副都御史謚忠節江西按察司副使

許公墓誌銘

予甞謂天下之事、奸巧者醜。其禍忠貞者。要其敗自古及今其軌一揆、則予於忠節許公之死、未甞不痛恨而流涕也、當正德丙子之間、佞倖讒邪、竊柄納賄、群臣半與交通蒙蔽　武宗於是寧藩宸濠私窺其

隙下結桃源華林諸賊以擄有其財上賂要寵鉅權諸門以陰附其勢睥睨　神器四海共聞而不敢言是時公方憲副江西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果於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為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諸公皆固拒之踰年戊寅宸濠滋橫迫脅撫鎮保薦賢孝逆跡已露臺諫論劾　詔差都尉傅郎中官往問且宣諭宸濠

惶懼乃六月十三其生日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具幣入賀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入謝宸濠遂反颺言曰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公曰願出 旨以示然素忌公威名又特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上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逵耶公曰汝能殺我 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間耳遂令僧人執公暨孫公以出公顧孫公曰逵疇昔之言正為有今日耳遂俱遇害於惠民門外時盛暑尸不臭蠅蚋不近數日而顔容猶生秋七月提督軍務餘姚

王公伯安克復省城其部下知縣王冕及一巡檢生得宸濠於鄱陽湖以獻王公於是省城內外人皆素服哭奠公柩哀如父母王公命有司祠祀之又疏奏其忠烈今上即位論功定賞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節遣官　諭祭安葬且　命有司建祠其鄉蔭一子瑒爲錦衣衛正千戶嗚呼若使公職司　內庭必能計黜權臣制宸濠於未然不然卽剪盜策行豈惟可寢其亂於下而數萬生靈之命　上而　九重南巡之禍皆可免也嗚呼此予於公之死所以嘆息痛恨而

流涕者也初都諫張元傑曰許汝登自江西寄予文山詩一帙外有題封而内無簡書以漢卿觀之寧郎其殆為變乎汝登其殆為文山乎未幾果然然則公之志蓋已豫具乎公年二十六與予同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縣令即能令行境内辛未春劇賊劉七齊彦名飈起畿甸焚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濬城隍貧富差工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外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内其餘人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

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遂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

武宗超陞山東按察僉事兵備於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猖獗自陝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圮濠夷不格牛馬民欲崩去公力定之先事築甃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二百四十四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刼德平公追戰於楊二庄一鼓坐勦平

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颶風敗舟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嗚乎劉齊之寇其勢已大非宸濠之初起可比而樂陵知縣武定僉事其官又小於江西副使者也乃公能成功於前而不能保身於後者何哉職有專不專人心有同不同也嗚呼若使公官在內廷而有專職將天下可無事矣乃獨使　公殺其身以成仁傷哉公諱逵字汝登汝寧固始人高祖曰某曾祖曰子誼祖曰昂凡三世皆以務本敦行爲事父諱霖克嗣厥休配邑大姓王氏乃實生公風骨秀

異不妄啼哭及八歲就外傳即能誦詩習禮如老成人然則忠節之事蓋以其性之所受學之所得乎司業郭价夫曰公之死忠乃其素定非臨難倉卒而委之無可柰何者果哉又曰國無忠義曰亂臣無忠義曰賊公之死可謂國之光而臣之防矣果哉公死難時年纔三十六夫人楊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即瑒次統縱皆學生女二人長嫁徐舉人之子某次嫁沙監生之子某瑒將學而有器識既 葬公號泣六年而後就蔭及授錦衣謂予曰吾父如此死而瑒今乃冠

帶哭不能仰視予亦為之墮淚曰公其有後哉乃然後知天於有道者固不靳也葬在某年月日在邑某偏其原銘曰　星斗有政天夜亦明川流山峙地道斯革國無忠義亂此綱常禽獸食人於何不喪雷被莽漢貫高無王烈烈汝登生獨異常群雛孤鳳碧梧桐鳴若千頃波如百煉剛知樂陵義討劉齊亡文武不是胡爾威成如火之熱如水之涼勉者有悔朽者務名結纓仲路罵賊真卿斯風久淪爾於宸濠揚惟天有神惟地有靈爾後必熾哉銘斯皇

文法斷而不斷續而不續潁司馬氏甚埶方有此等文挽以故纚纚數千言而

福建按察司副使封中憲大夫蓮峯先生韓

公墓誌銘

公姓韓氏、諱紹宗、字裕後、號蓮峯、同州朝邑之南陽洪人也、初弘治辛酉柟與公之三子同試長安邸一寺朝夕遊、三子者、今儀封知縣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邦靖也、時三子已靈俊度人、而工部年始十四、即同柟舉矣、比正德戊辰同三子試禮部、而僉事工部皆又同柟舉進士、仕京師、乃茲習公而未拜也、壬申歲病起赴京、始由華陰謁公於滁南、然嚴毅

不厭其
煩
韓公才
識氣節
一一從
中流砥
柱自尅
並時使
可概擊
璧大器
矣古牌
氏有備
将肝翊
翎欲衆
酷類此
公之為

鴻度擧未見漢汲孺劉向也當亦不過是身病以来
方議執杖履屬者儀封遣從弟奉都御史華陰屈公
直狀爲公索墓銘矣且曰公治命也嗚呼痛扎初公
遠祖多髭髯生宋季譜失其名世稱髯翁髯翁生三
子遭金元亂乃使仲子避居慶陽安化之白合季子
避居洛南之横山曰辛有来曰無忌朝邑也朝邑則
先人域在焉又當潼蒲二關之衝士馬所必争故命
伯子不避去厥後仲季之嗣皆繁碩而伯子幾世孫
仕元爲萬戸矣然亦失其名獨其塚在南陽洪之馬

枋頭里人猶呼為金郊韓萬戶塚云萬戶幾世孫名平輔生得春得春配孟氏生恭配不詳生整整字子肅以字行配白氏生五子其第二子曰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配張氏封太宜人是生公而以獲貴者也韓氏自平輔來皆豪于財而贈君少輙秉義克斷有兄弟析著不能決一年贈君時纔八齡即哭而勸之各付之半父老大驚其非常街前張谿齒好折辱人橫行邑里莫敢嬰贈君往罵其門無怨言但曰是八歲出年若也父滯不嗜同州水贈君置車一乘日

三十里往汲之家有䍃金白夫人常取之以與諸女贈君娶其將𨪐也又益之正統間嘗輸粟五百以賑饑例當表宅里縣官以他愆不表而贈君亦不請然年僅二十九歲歿時張太宜人生玨方八歲而公且未晬撫以自立乃更獲表其宅里曰貞節云公稍長受蔡沉尚書於叔父武清知縣倫武清君剛毅能沮權勢而又疏通致遠也故公盡得其傳起家成化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至福建按察副使云當在部時雲南廣東二司號繁劇公雖山東司

[illegible]佩二同綬乃又或佩三綬至十三司者有大[illegible]
也[illegible]尚書亦付之處張文安伯者勳戚也族人奏其
不法公當訊而張以近倖來然輒置之律柯御史忠
巡按直隸劾都指揮王章章故横且多內援亦奏柯
詔公往勘而章猶以守備體謁道中公曰章犯人何
得先謁勘官杖之途三十比勘之果如柯劾章免官
時真定知府來謁迓甚驕倨然以其連姻近侍也且
太言曰　朝廷曾念及知府乎公笑而不應明日取
府劵盡得其私奏抵於法大同鎮守石太監岩巡撫

都御史靈寶許公進，各奏劾。詔差公正官勘，而公偕表給事中達，周御史某往，乃獲石十大罪，而許公無瑕，表欲輕罪許以稱石。公曰：逆理與法，死不爲也。一日，許公以文移使知府來白已事，而公適他出，表周受其移。公還，謂曰：如鎮守亦欲移，二君何以分耶？乃召知府來曰：都御史雖尊官，今犯人爾，可以文移朝廷勘官乎？知府抱移出門，鎮守移果至門，亦自返。比獄成，石獨奏公黨文職。朝廷震怒，以爲欺罔，下都察院獄。差司禮錦衣大理官改勘，於是許公卒以

不避嫌疑左遷而公卒非黨濟寧之魯橋王婦人者
挾妖以說人禍福多中也雖大夫士過者亦往占之
於是流入京師通近倖既敗下公訊公謂妖婦曰若
所事果神使為若祈於我即前貰若對曰妾神謂公
正人不敢即耳遂論死　詔憐其愚放一百安遠侯
某與都御史某惡奏下刑部有旨勿罪侯公屢奏侯
贓十萬殺數十人乞繫獄勿宥不獲於是部尚書彭
公曰郎中力窮矣乃奏曰唐文宗時有宗人通宮租
者　詔赦之京兆尹持不赦夫郎中法官非京兆比

侯所犯非逋租比

陛下遠宗光舜此舉若文宗何然侯客於近倖故卒無法焉有其伯者出街一僧衝其引路引路撻僧奏伯下於獄有司追僧僧匿大監梁昉門僧也部尚書付公訊公曰以一僧縲大臣又弗出綱紀解矣卒奏出僧而罰之壽寧侯有門官樊舉人某也樊因數代諸勳戚為奏狀常不實既公擿樊樊匿侯所諸貴皆與授公卒致之獄一日公出門獲孔子具悉樊惡且云必殺樊庶無後虞公即呼樊來曰而何自殺其罪

此之為左術何減昔刑吏之欺包孝肅也佐請戚杜法不以执夫人而比跡包孝肅也人之品亦高矣

乎樊色動然不首公曰第實首貫而死樊曰公神明也論其扎甚習蓋樊以公不可囑故左其術以丐生耶樊於是得編戍於遼東有報義男婦者當司論死比

朝審太宰三原王公疑過重當司不能對公前曰義男毆父則坐子毆父律何耶王公曰義男毆父為下犯上報義男婦上犯下也公曰均之為亂倫耳王公曰郎中言是乃卒論死太原尹知府琛以怨誣奏山西按察使咸寧雍公泰下刑部部尚書且讞泰酷刑當罷官公棘見太宰王公曰雍泰朝之直臣太

牢有進退人材之責可避鄉曲之嫌而坐視耶王公遂奏恭所坐非例得左遷叅政弘治戊申京師大水米價騰翔公奏乞應糧俸者預支三月價可平詔户部從之有因縊死於獄巡風及提牢官故皆有罪公曰巡風者焉能及此乎乃言之部尚書止叅提牢遂為例東廠錦衣之獄皆附刑部有所枉不敢辯公送獄堂審部尚書曰此獄自廠衛來耶公進曰大人第當視情法如何勿問所從来聽者韙然公在部九年諸所剸裁平反多類是嚴稱綽然會大理寺丞缺廷

部將擬陞公、王員外嘉慶者、故誣奏公他事、下都察院獄、曰吾固知韓無罪、然吾、令其不得陞寺丞耳、有滕御史佑者、啖當問御史故稽其事、及寺丞缺補吳王始自伏其誣、御史滕曰、韓雖無罪、然同僚不和當外調、都御史疑之、移文刑部、尚書不欲決、而諸郎中公梁華皆奮然曰、王奏韓皆公錯、焉得言不和、部尚書乃又移文吏部、太宰王公曰、同僚不和為同署文案耳、郎中山東司、員外即雲南、非同僚也、事始解、蓋王隸常盜人馬、床而公笞之、滕謀陞寺丞、忌公軋己、

部尚書之妾父有犯囑公而公未之貸也然未久竟陞公福建按察司副使爲弘治壬子也比至司公曰按察職在糾察諸司有犯咸得理焉先是三司內眷皆燕會公禁之他日都司夫人來飲司中公下獄將奏都司免冠求貸始已內讌自是革都御史魏公瀚左遷福建左布政使其子撻人於市君過見之即移文取其子關狀魏夜逸之以歸有屠牽執强市肉者以告鎮守陳太監舍人也公下之獄而捕其黨陳曰若等不知新韓副使乎皆械送之公而抵罪常受

御史委同右布政分濬雙門河公以灰識竿數百遍插河中引潮水以浸識竿水退而河之淺深遠近具得之濬未兩月而所治雙門西河三十里皆考績東治者尚騷然乃發憤以病去司無吏廨而右有奶娘廟官屢欲毀之而惑於閩俗公遂改為吏廨無一人譁有訟其兄奪田者歷諸司而詞證契冊皆無據公亦卒笞其弟弟出門嘆曰人言神韓亦與他官等耳既而公假以清軍事吊其里之故冊而得其實也於是帑契僞證皆得罪而其弟有原業掌監試貢院有

仁智者之言

書卷以嬿字不謄者八十人。公曰焉有一書經即八十人買中者乎。閱其卷得中式者四人。有減場一人文優而卷縫之印缺公曰此必謄錄者割之也乃告諸監臨折其封稿果不減其人為吳璇遂訊謄錄生生泣曰吾師也寧忍操戈哉公曰有由矣滋訊之得其情蓋生之亞為吳珎亦應試而生乃謄錄故生見誚於妻生恐珎更中式滋為妻誚也乃謀割珎卷璇字皆從玉在彌封中相似也而又姓同故誤割耳。於是抵生罪謄珎璇卷皆中式。監臨與他官有一卷欲

取之公以其不稱也爭之不能得乃曰願開封覲其姓名副使不言矣監臨默然始棄之盖公嘗聞近侍子弟關節來第也當再科其人又謀第忌公在乃先計中監臨使公署司事兼海道卒得中式去鎮守鄧太監其杖殺一吏御史按察使莫敢問公受吏家詞鄧以高燕款公而厚譽之徐曰何以處吏獄耶公曰先捕行杖者得實則奏聞耳鄧曰大人將至此府捕人邪公笑而不答既出召福州三衛指揮曰府行杖者皆爾下軍餘明日甫不至無復見我矣比甫而鄧

用策士之言使行杖者許之巡按胡御史其胡果批詳於按察使鄧復以四百金買吏家口遂以吏病死而成獄泉州府通判楊琢與知縣高廷誥遂奏及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 詔差給事中郎中勘治之歷歲不結盖楊故吏部也於是付公治公一訊而定楊高皆免官福建額設海道副使一人奉勅專理海道盖海中山下有甘泉海寇率竊泉以起禍故以福州三衛指揮更戍海中衛然戍者憚險莫肯往而當道者又亦不問比公代理出令曰職當按

戍不至者有常刑乃徐曰渡海下衛諸失戍者皆抵罪然是時海寇王某已聚衆刼海上矣公乃集兵伏要害而選李指揮牛千戶捕之寇曰韓公不去海道我輩不生且鎮守掌深憾焉者也可因之以去於是以千金賂鎮守而以書遺牛李曰韓公已受賄許我矣可無急也乃又訐使鎮守並得其書鎮守即奏公受寇賄而公遂去海道奏下兵部都察院於是馬公文昇戴公珊奏曰副使韓紹宗剛廉有為此係賊人反間之言不信　上曰是然未幾丁張宜人憂歸矣

朝覲之例以懲不職使人重犯法鷹鸇之筆藉此禁錮才賢以亂法而脩怨宜

明年朝覲有許給事某者復以鎮守奏事為言遂罷公官蓋許先為舉人時嘗教書於公之同僚家頗緣為姦利公遂出之而馬公是時已自兵部轉吏部親知鎮守事者也然亦畏言官而從之矣 國朝典章惟朝覲罷去者不得伸理時亦有辯訴如朱公瓚者皆獲直而公亦卒不辯也公天性剛明少輒異人既讀書日記千言不忘嘗墜於洛水下見赤面長髯神人携出水上蓋關將也今其家尚祀之公既諸子至貴顯惡侈靡輕財利慎取予在福建巡歷所部數不

於子孫
爾也

御肉食所配閻氏封恭人矣未嘗置翟冠翟服而諸子既舉皆不衣紬帛獨念宦遊不侍張太宜人每歲時伏臘輒嗚咽泣下時遣人問起居致甘旨其所得俸金盡以遺兄以奉太宜人雖在福建萬里之外猶爾也太宜人晚年失明公輒夜夜拜北斗籲天後數年有醫至家門自云能已目疾遂以醫太宜人一針而愈公之兄方入取謝資而醫已去蓋異人也公雖和易近人至居官守法毫髮不可回禍福不可動民訟無罪雖鞭朴亦不妄施留京首邑綦劇公署司余

此必不齊單父傳事非韓公不能有非涇野不能狀其足稱二[illegible]子

即沛然又嘗無他道每當易道而撫按諸司輒不肯改後有王僉事寅者願署此道以盡力未數月王神采痒然而道政亦理王問下人曰外議我署道何如韓公對曰使君不減韓使君但韓使君稍閒暇耳王喜而投筆曰得如此足矣蓋公所至率綱紀其大者其餘不勞而正故為人所難也公暇日又數召諸生講授文義所甄拔士如李廷梧王仕昭輩數十人後皆大顯於時公在福建七年為御史所薦者四既家居猶為文選黃河清所薦者一而吏部亦數推河南

山西湖廣山東按察使然皆不獲行蓋有尼之於容者也然公怡然自得讀書談道暇日則從戚黨交朋之會無累也公自幼時即為提學江西伍公福所器重呼為小友既舉成化甲午鄉試遂開講於華陰雲臺觀弟子數十人後皆大顯貴都御史屈公直固其一也後又入咸陽歷岐鳳寳鷄觀於終南太白所至皆有徒從之遊至其敎子一以義方公若在堂諸子非呼召不敢過其前僉事為文選時嘗寄衣一襲輒戒之曰但當盡心官事勿念及此也疾且革猶以忠

孝道德命諸子宜其所立偉然而四明楊公守阯以爲古人何加也公生於景泰壬申閏九月十八日卒於正德己卯四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八歲初授主事再授郎中封後以僉事爲文選時又受副使封所謂中憲大夫也所配關恭人者始封安人再封宜人其恭人亦文選封也子四人儀封丁卯舉人娶劉訓導女僉事初受考功主事改文選陞員外郎調平陽府通判陞僉事以忤權宦去娶張教諭女封安人工部初受虞衡司主事陞都水司員外郎以諫言去娶居

氏即都御史公女也封安人其第四子曰邦翊國子監生娶仇教諭女再娶史氏三女長蚤死次適國子生李德元次適王銳孫男三仲議仲讓仲詳孫女三公所著雜文百餘篇詩賦千餘首曰蓮峯集銘曰維正德己卯秋七月吉日己酉有韓氏窆於南陽洪之西原巃嵸崎嵬嵻崀顴顛蓮峯先生永寢永晏漆沮比滮黃河東㴋太華南峙萬里關中是日也晉蒲秦同君子員員殞淚執紼四田成蹊曰送先生明德孔邢七閩百越諒亦潸止昔先生得金矢於刑曹訖

太史筆力了了數言約而盡

威富於南海。名不滿實。道遠而位邇。志士至今傷之。厥封維堂鳥鵲如咽夫儀封篤而廣僉事信而法工部朴而茂一代之良也夫源不深流不長尺蠖不屈不伸身與孫子又何難焉夫子康哉

副憲賈會期墓誌銘

東鹿賈會期與予同戊辰進士予始未能知也已守慶陽矣寧州呂道夫言會期初聘於魏氏魏未幾疾雙瞽父封君先生欲改聘他姓會期執不肯曰命也於古不有劉廷式耶遂娶之和諧如琴瑟魏又數請

置妾媵會期終不可所生三夫夫子皆才嘉靖元年子病起入京會期已憲副陝西遷於保定敏而直儉而度又不善歛既入京其二子衢衡已考冠束鹿來應順天舉謁予果有器識明年會期不偶於巡按劾會期在慶盐票事會直　大觀遂罷會期予嘆曰世豈有絕情酒色篤志古人行而又貪耶然會期自以志不明抱欝而殁在嘉靖三年正月三十日年纔五十三疾且革語其子曰此心頗爲　朝廷用盡乃被誣至此遂為詩曰英魂一點歸何處兩淚交流達

聖明嗚呼傷哉初會期童稚時即不與凡輩狎五歲從師讀書退即揑土為字以肄日所誦業十二歲喪母高孺人哀毀若成人及為邑弟子員輙有憂國志會伯祖俊以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歸見會期目之曰賈氏繼志者其吾子乎弘治甲子與兄道同膺順天鄉舉後既舉進士正德四年授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時奸臣劉瑾方横諸御史多欲外補會期相厚者又勸宜損剛剜直會期曰欲外補如 宗廟社稷何若既為耳目司使 朝廷無闕見可乎乃攬轡至南

臺期年墾誅肆道中多濫獄悉剖決如流有戶部戴
郎中者贓敗遁踪諸道不結乃下廣東道卒擬如律
自是臺憲稱明而應天郡縣軍民奏辭咸欲下廣東
矣六年巡城擊強弭盜南都肅然七年流賊猖獗抵
龍江内外守備出二指揮將五千人截殺敗績同官
請罪二指揮會期曰咎在守備獨具疏劾於是魏國
公徐輔太監黃偉皆畏憚之八年九江盜賊蜂起循
安慶而上徽寧路絶會期又被簡巡江即日至太平
期與賊敵一出遂捷九年　乾清宮災　詔求直言

乃以進君子退小人為疏群姦大怒賴重臣解故兩
課其績皆以持躬清白讞獄明決得上考云既而出
知慶陽盖有尼之於隱者也在慶陽御史有卧治黃
堂之薦當是時　武廟駕在榆林將幸西夏軍民多
竄匿令丞衝路者率解綬去會期曰　主上至當奉
迎不宜逃竄乃招撫居民以俟　駕至然不果幸有
中貴人假　命欺辱官僚取財會期曰勿辱彼知府
願偕君往見　上貴人焚泹解去　今上入承大統
制令科道恭薦天下守令循良者而陝西御史以會

期舉然適考績至京大臣議選領邊務遂陞陝西按察副使奉　勅兵備西寧諸鎮是時醜虜為患道路艱阻人咸為之憂會期曰昔王尊過九折阪叱吏前驅人以為忠劉琨坐嘯邊塞風清吾獨不能為尊琨耶既至布　朝廷威德諸蕃感化朞年幾措烽火邊人遂有樂耕耘之謠先是甘肅武臣之變總兵官李隆已繫獄　朝廷下巡撫都御史陳公九疇鞫其黨楊淮以下七十餘人陳檄會期往視會期乃先陰得其詳翼日引訊聽事衆姧皆驚畏無異辭陳稱曰真

老法司也會期嘗曰使運處西寧數年當使　朝廷
無西顧之憂然未幾以忤當道坐免諸將領送至古
鄯驛哭還然則會期之行與政詎不可信耶嗚呼傷
哉會期諱運號靜齋其先洛人更始時從汾州或曰
長沙太傅之後洪武初六世祖戴奔東鹿西三十里
居柳樹中今遂名柳樹村貫氏云高祖元智贈太子
少師工部尚書曾祖寬祖忠不仕父瓚以會期封監
察御史母高氏繼母范氏皆封孺人兄道進士戶部
主事子三人季若名衛女三人孫男三並是年三月

二日葬祖塋右銘曰一真可占百城一瑕可覘千碔

靜齋不貪信於娶聱不然鮮綬而歸草屋如故死且

屬予銘諒予知其苦於戲康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